

幽

灵

小

说

彭懿 著

与幽灵擦肩而过



作家出版社

与幽灵擦肩而过

彭懿 著

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



L022269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幽灵擦肩而过/彭懿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6. 1

ISBN 7-5063-0764-2

I. 与… I. 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0342 号

与幽灵擦肩而过

作者: 彭 懿

责任编辑: 王淑丽

责任校对: 马云燕 祁 斌

装帧设计: 王 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24.31 千

印张: 11.875

版次: 199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764-2/I·763

定价: 14.8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五十年前一个漫长的开篇

当她终于震颤着，从破裂的子宫深邃发出那一声嘶哑、绵延续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凄绝的尖叫时，斜坠在山毛榉那枯槁丫枝上的沉重的夕阳，顿时绝了气，犹如一只突遭惊吓而昏厥过去的金龟子，翻滚着，跌落到山底下那片飘溢着一股霉味的毒蝇蕈中。它溅起的星星点点的泥浆，演绎成如火如荼的血滴。

她当然意识不到，这一声滴血的悲鸣，是那般的怜悯，甚至已经渗透到了她后代的基因之中，在不知过了多少年以后，仍然清晰地回荡在子孙的血管里。

如果她还能活着爬出这片山毛榉林的话。

身背后，那株躯干的大半截淹没在泥沼中的山毛榉之王，荒秽苍老的树身突然一阵抽搐，紧接着就是强烈地扭曲抽动以至变形、胀裂，白骨般的枝丫发出疯狂的痉挛。仿佛它从混沌初开的太古时代开始压抑了千万个世纪的愤懑和仇恨，被那一声撕心裂腑的尖叫而引发，彻底迸裂了出来。

一切都是从它开始的。

或者说，它是一个目击者，目睹了所有的一切。

还是在第一眼看到它时，她的心，确切地说，是她的整个魂魄，就被一股亘古、悠远的凛然而震慑住了。

那时，雾正在一点点地退去，雾霭弥漫了数十天的山毛榉林，就像蒙在前几天嫁到屯子里的新嫁娘头盖上的那块碎花布，被二哥那只永远洗不干净、挂满茧花的大手拽了下来一样，羞赧地显露出来。

这一大片广袤的山毛榉原生林，与世隔绝地静卧在蓝蓝的沼泽里。

屯子里，祖祖辈辈流传着一个关于这片山毛榉原生林的神秘而古老的传说。老一辈的人说，在黑黝黝的山毛榉原生林的腹地，是一潭幽邃、清亮得怕人的池沼。水当中，耸立着一棵光秃秃的树，它吮吸大地之精气，老而不死，成了精灵。每一年，在没有声音、也没有风的第一个初霜的秋夜，屯子里德高望重的族长就会在全屯人的目送下，挎起背囊，踩着月光，一个人走进那片山毛榉林，跪在树灵面前，祈祷“古木之精”保佑全屯来年风调雨顺，再采撷回五十八枚飘落在树灵身下、被秋色染得鲜红的山毛榉那长椭圆形的叶片。等到过年的时候，全屯五十八户人家就会用红丝线拴住叶柄，挂在门口，用它当护符来驱逐夜晚的魔物。

对于屯子里的人来说，这片山毛榉林是一块神圣的圣地。

除了代代相传的族长一族，没有第二个人窥视过树灵一眼。违反了族规，是要遭天罚的。

而她，居然闯到了树灵脚下。

它出现得实在是太突兀了。

山毛榉林周缘的雾已散尽，而中心地带却还笼罩着幽幽迷雾。她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把脚伸进泥沼。还好，水浅浅的，略微没过小腿。水面平静极了，连一丝涟漪也没有，如果不是几簇色彩斑斓的秋叶缀在水面上，染上一点浪漫，真让人以为时间已经被永恒地冻结住了。不知是什么缘故，山毛榉林里这片澄澈的水面，使她想起了数九寒冬窗户上的冰凌花。

她拎着裤管儿，绕过那几片睡梦中凋落的叶片，好像一点儿也不敢惊扰它们似的，生怕飘浮在水上的这点秋意沉到水底。她知道，即使是饱尝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摧残，生命早已终结，甚至连叶柄都腐败化成了污泥，然而它的叶子却仍然能够显示出对生的渴望。因为一到初春，当覆盖在水面上的冰雪开始消融时，山毛榉的叶子就会又重新探出头来，呼唤春天。那热情燃烧的颜色逝去了，取而代之的是耀眼的金黄，而且黄得如此那般沉重，那般鲜亮，好像要发出最后一声呐喊似的。

一个已经死去了的生命，还是那样的灿烂辉煌。

她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六岁那年，一个萧杀冬日的黄昏，当她在冰封的荒原上第一次捡到山毛榉的半截残叶时，小小的身子竟然会一阵战栗，那是一种对美的稚嫩、古朴的敏感，同时却是发自本能的原始的冲动。湮没在白雪皑皑中的那一滴萤火般的鎏金，是那样的美，美得让人目眩。她嚤嚤地抽泣着，说不出话来，只是用冻僵的小手紧紧地捏住那片叶子，

迎着—轮沉坠的巨大火球奔去……

她只顾低头蹚水了，当一股旷古的重压向她袭来时，她已经被树灵那狭长的阴影所吞噬了。

她抬起头来。

她感到从未有过的窒息。

或许，把它称之为树王更恰如其分。它孤兀、高傲地伫立在一泓不知宁静了多少个春秋的沼泽的正中央，浓绿得深不可测的水，把它和四周的山毛榉林不可抗拒地隔绝开。

没有人能猜测得出它的树龄，它太苍老了，甚至衰朽得有些丑陋狰狞。漫漫岁月的蛀蚀，使它昔日那遮天蔽日的雄姿，早已荡然无存，仅遗留下一副白骨化身。然而，它那叱咤风云般伸向天穹的残枝，仍旧残喘着，显示出一种茫邈的洪荒时代的恢宏。

纪元数百万年前的一场流星雨，击断了它所有的枝丫，冲天的烈焰整整焚烧了一年零四个月。直到今天，那场大火的痕迹还依稀可辨，焦炭般的断疤里，时不时地还会冒出缕缕青烟。浩劫过后，树王不但没有被烧毁，像堵残垣似的，依然挺立在那儿，而且树干还被熏染上一层悲壮的白垩土的颜色。

一瞬间，她以为自己面临的是一个死的魂灵。

但她立刻就发现，这株山毛榉的生命还在跃动着。

尽管相当的孱弱，但汨汨流淌的恒久的生命却被确实地延续了千万个世纪。一个不死的生命神话，这大概就是它被冠为树灵的缘故之一吧。从它那褶皱的裂缝深处，探出一蓬鲜绿鲜绿的嫩叶，那是一种生命的原色。尽管早已是落

叶飘零的秋天，它们却生机盎然。据屯子里的老人们说，就是在滴水成冰的隆冬，它照样会绽出一片片绿叶来。她十分清楚，它们不是寄生的苔藓、萌生在朽木上的青苔，只能造成一种覆盖在腐朽上的生命复苏的假象。她认得出，它们是山毛榉的叶子。是它们赋予树王以生命的色彩，使它重新回归到永远的时间里。

苍茫暮色中，树王身上笼罩着一团诡谲的颜色。飘飘渺渺的，似乎是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色泽。

她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给紧紧地攥住似的，动弹不得。她只觉得喉咙压抑得发燥，想喊想叫，然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来。蓦地，她被一股魔力所吸引，腾空而起，仿佛一尾咬了钩的鱼儿，经渔翁那甩成一个弧线的绳索一拽，直朝河滩冲去一样，双脚掠过水面，扑到了树王的怀抱中。

她为树王的魔性而震慑。

但当她的脸颊贴到树王那饱经沧桑、干瘪的树皮上时，却倏地感受到一丝母性的温情。它来得是那么猝然，又是那么的强烈，涓涓地沁入她的心脾。这是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母爱，博大而悠远，好像亿万个女性的母爱汇集到了一起。她说不出“汇集”这个词语，她想起了山毛榉林的春天和蒙蒙的春雨以及雨后的情景。一滴滴水珠，从叶梢上滚落下来，注入到裸露的、蜘蛛网般密集的小溪里，再流向屯外那条湍急宽阔的大河里。而大河之上，则是她母亲的摆渡船……

她忘记了一切，尽情地徜徉在这温柔之中。

此时此刻，她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好似所有的嘈杂都从耳膜里退潮而去，周围一下子急速地陷入到了一片空白

般的静谧当中。自己不是站在地球上，而是飘落到另外一个陌生的星球，而那个星球上除了她和孤单单的树王之外，没有任何生命。她真希望脚下的时光就这样停滞下来。

她伸出手，轻柔地抚摸着山毛榉那斑斑驳驳的躯体，那一道道裂口，仿佛在为她低声诉说一个个古老的故事。接着，她又把手伸向那簇舒展的绿叶。不知道为什么，依偎在树王身边，又有了一种回归先祖的情绪。说得更加贴切一些的话，那种情感，就宛如一个浪迹天涯的孩子，不知过了多少年，有一天突然出现在衣衫褴褛、满面皱纹的母亲跟前似的。

她不明白，一株古树，为何会使人生出这种归宿感来。

她不得不从幻觉中挣脱出来。

逃避幻想，却无法冲破现实的桎梏。她不知道剩下的日子该怎样熬，想到自己就要被一双大手粗糙得同二哥一样黑的外屯人娶走时，她的心，顿时又像来的路上一样沉痛起来。她有情人，她偷偷地爱上了一个因战火而流落到屯子里的南方书生，甚至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但父亲却说死也不允许这门婚姻，非要把她远嫁他乡。

她和他也曾密谋过私奔，可就算是翻山越岭地逃到了屯外，也摆脱不了战争的阴影，眼下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又有何处得以安身呢。无奈，她只能抱着一线希冀，莽撞地闯进这块禁地，乞求树王显灵，成全他和他的婚事。

落日残照的时刻，她开始喃喃地述说。

那孤树辉映在紫罗兰般瑰丽的暮霭中，苍凉的枝端平添了几分原始的美感。背后那片退逝成剪影的山毛榉林，又为它衬上一层冷峻的色调。

黑暗正逐渐地扩张着自己的疆界，它在同黄昏做最后的厮杀。树王只顾倾听她的哀愁了，丝毫没有察觉，伴随着黑暗，一个潜伏着杀戮的威胁正在悄悄地逼近。为了这一致命的疏忽，树王一直到化为一堆灰烬，也不肯饶恕自己，在它以后漫长的生涯当中，它将长久地沉默下去。没有萌芽过绿叶，树干也白得更加惨淡。有人说它病入膏肓，有人说它从此就长眠不醒了。

只有她懂得，它的心在咳血。

在她以后死去的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她始终驱散不掉那梦魇般的一霎。

她忘不了那群死灵似的眼睛。

尽管只是一刹那间的对峙。

如果不是那只胆怯的玛瑙色的蜘蛛，和大树融为一体的她，或许就被遗漏过去了。她太悲戚，只顾埋头搂着树王诉说自己的苦衷。直到头顶上的那头蜘蛛拖曳着一根断了的银色的丝线，从半空的窝巢里坠落到她的眼前，她才凭着感觉，从它那惊愕的神色中看到了恐怖。

蜘蛛冰冷、毫无知觉的背壳上，映衬出的是一道道阴翳的黑影。那绝对不是沼泽的反光，是一群不属于这片山毛榉林的魑魅魍魉——她脊背上划过一丝寒潮，扭转过脸来。

她看到的是七八个踟蹰在沼泽地中迷途的日本兵。

几乎就在同时，他们也发现了她的存在。大概在这人迹罕至的水泡子里，双方都没有预料到会意外遭遇吧，一时都说不出话来，浑身僵硬地站在那儿，目光就那么互相直勾勾

地凝视着。然而，只是一个短暂的沉默，“嗷”的一声，日本兵们就像饿狼似的扑了过来。

这是一队饥渴得丧失了人性的野兽。

两个月前的今天，八月十五日，运载他们这支七三一部队石井部队长直属特别班的用帆布蒙得严严实实的列车，趁着夜幕，驶近旧满铁京图线上距离长春还有数百公里的一个小站。特别班的绝大多数队员，在工兵炸毁细菌战实验大本营“平房基地”以后，就都尾随石井仓皇逃离了哈尔滨。余下的残部，因为在远离本部的图门边境一带搜捕“丸太”，耽误了撤退的时间。

“丸太”是他们对实验的牺牲者的称呼。这支恶魔般的特殊队伍，全部由与魔鬼石井同一出生地的嫡系组成。他们的任务十分残忍而单一，就是为细菌战的研究提供活人，保证实验材料补给源的新鲜和源源不断。几年来，当做实验材料而被活活解剖掉的无辜的“丸太”，超过三千人，其中还包括不少妇女和可怜的孩子。他们最后连尸骨都没有留下，全被扔进熔炉焚尸灭迹了。

就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他们听到了天皇关于投降的“玉音”。

八月那混浊的热浪还在肆无忌惮地宣泄，但列车却仿佛一头栽进死海，葬身在死一般幽邃、阒寂的海底之中一样，突然沉默下来。在这种可怕的死寂的涡流里，连蚊子的淫威也收敛了，它甚至不敢多抖擻一下脚上的绒毛，透明木乃伊般地悬挂在空中。似乎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一战败的事实。他们从感情上无法接受。空气中浮荡着躁动，开始升腾起绝望和

惆怅的情绪。继而，从车厢四隅陆续响起了一片唏嘘声。事态更加恶化，倚墙而立的一名队员拔出刺刀，朝自己的心脏插了进去。污血溅到摇摇晃晃、昏暗的灯泡上，整个车厢顿时染上一层刺鼻的腥红。他们终于再也忍耐不了战败的耻辱，疯狂地嚎叫着，撬开车门，冲下黑漆漆的路基……

森山老林里跋涉了将近五六十天，他们死的死，伤的伤，剩余的也被精疲力竭、饥谨以及迷途给逼迫到了近乎死亡的极限。

钻出最后这一片山毛榉林，才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已经把曾夺走十几条生命的原始山林甩到身后了。

当她和那棵巨大的枯树一起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的时候，与其说是淫欲，还不如说是面对一只即将被活活宰杀的小山鸡时的刺激，竟使他们发出一声欢呼。

他们从四面围了上去。

他们把她按倒在大树上，又用挂满荆棘的野藤蔓勒紧她的双手。她乱踢乱蹬，拼命挣扎，可她一个孱弱的女子，又怎么能抵挡得住这批职业军人的凌辱。韧而锋利的葛藤割开她的臂腕，一直嵌进到骨髓。她只觉得血在往下流淌，涂得满树都是。她从未去过大海，见过水母，但恍惚中她看见一只被轧断触须的水母，正在失去知觉，拖曳着残躯朝无底的深渊滑坠下去。

她气绝了。

刺刀把她的褂子撕成碎片，她那洁白如玉的乳房裸露出来。她的乳房不大，却高高地昂起着，丰腴而细润；乳头粉红粉红、硬硬的，永远处于一种饱满的亢奋状态中。左右各

一块浅浅的、甘美的蔷薇色的胎记，透露出少女那独特的青春的妩媚。那一次，在高粱垛上，她的胸脯被他狂吻之后，他霍地掀翻开她的衣裳，又退后几步跪在那里，用炽热、发烫的眼光直勾勾地盯着她的乳房。他除了在襁褓中吮吸过母亲的乳房以外，他没有见过任何女人的乳房。但他确信，在世界上所有的女人当中，她的乳房无疑是最美最美的。她白皙的裸体，被风、太阳还有他的双眸轻轻地蹂躏着，酥酥的，软软的，那股惬意劲儿，好似田埂上钻进人家遗弃的螺丝壳里懒洋洋地晒太阳的小虾。如果不是怕他朝后一仰摔下高粱垛，她真想就这么躺下去。那天，就在她父母亲手堆起来的高粱垛上，他给了她童贞，她给了他贞操。

她被他们扒得一丝不挂，连本来这辈子只属于他一个人的那块最隐秘的地方，也被残暴地撕裂。

她羞耻地闭上眼睛。她痛苦地想喊，可她喊不出声音。她已经咬断了自己的舌头。殷红的血迹从她嘴角流淌下来，一滴又一滴，把淤积在树底那原本就鲜红鲜红的山毛榉的落叶，浸渍得愈加鲜红。

她知道自己即将死去，开始在心头一遍又一遍地呼唤起他的名字。

这时她看到了他。

他是来寻找她的。却碰上这悲惨的一幕。

因为愤怒，他的眼珠几乎快要迸裂，撞击在空气上溅出一串串耀眼的火花。凭借着那一闪即逝的光芒，透过泪水，她看见他跃出对面那片低矮的山毛榉林，像一头发狂的雄鹿鹿，从泥浆中杀了过来。没等蓬头垢面的鬼子惊醒，他早已抡起

从树王身上掰下的一根碗口粗的枝干，砸倒了一个鬼子。

身后刮起一阵冷气，一群鬼子扑了上来。他把枝干抡得圆圆的，对准冲在最前面比他矮半截的鬼子狠狠地砍下去。“咔嚓”一声脆响，那枝干从头到尾裂成两段，一半飞落到泥水里，另外一半就夹在那家伙右面的耳朵和脑袋中间。他转身去捞那截木棍，他要再补上一棍，把那臭鬼子左面的耳朵也给剁下来。不料，一丛水草缠住他的双脚，他一个跟跄跌倒在泥沼里。

他再也没能活着爬出这片泥沼。

捂着右耳鬼哭狼嚎的鬼子抢先一步，操起树枝，歇斯底里般地狂捅乱刺，一下、两下，整整二十一下。她那破碎的心也整整悸颤了二十一下，要知道，二十一正好是他今年的年龄啊。他的头颅不再动弹了，可她瞥见，他的手还在慢慢地蠕动着，艰苦地探出水面，伸向空中，伸向遥远的她，伸向她那不允许鬼子亵渎的乳房……

她要把他搂抱在怀里，但鬼子死死地捆住了她的手脚。

那个鬼子的疯狂并没停止，又握住那根血迹斑斑的尖锐的树枝，朝她趑趄趑趄地扑去。她唾出一口血沫，恨不得替他咬下鬼子另外半边耳朵。鬼子“啊”的一声摆出一个刺杀的动作，残酷地把尖枝插进她的下腹。

它刺穿她的子宫，深深地扎进树王的肉体，眩目的疼痛，使她和大树不约而同地发出剧烈的摇撼。她的鲜血同树王那墨绿色的体液混淆在一起，顺着树桩倾泻到水里，将大半个沼泽地浸成了彩色。

她在美丽的头颅耷拉下来之前，终于发出了第一声凄厉的尖叫。它不是来自喉咙，而是从破裂的胸臆深渊里发出的悲鸣。

树王也紧跟着轰隆轰隆地哀咽起来。

怒涛般地吼声，低沉、苦涩而经久不息。那怪谲的声响，听上去根本就不是出自我们这个世界，而像是发源于异界，或是从烟波浩渺的宇宙黑洞里辐射过来。它先是在树干中聚集、裂变，接着，伴随着激烈的爆裂声，它从树王的每一个孔穴中朝外喷射，尤如飓风一样横扫整个大地。在树王的召唤下，所有的沼泽、所有的山毛榉都发出了撕心裂腹的怒吼。

地面在震荡。

树王无法缄默，它终究显灵了。

漆黑的雷雨云在树王的头顶迅猛地聚积，盘旋翻滚，低得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而且还在继续增加厚度，以雷霆万钧之力向树下压来，似乎要把地上的一切碾为齑粉。枝杈在断裂，闪电、雷鸣以及夹杂着她和树王悲惨的呻吟，汇合成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从空中朝地面扑来。

瓢泼大雨中，树王的根须一根根从泥水里挣脱，拔地而起，它们在空中狂挥乱舞，鞭挞着那些四处逃窜的鬼子。不光是根须，连纵横交错的枝丫也像章鱼的须腕似的，弯弯曲曲地扭动着，顺着鬼子的足迹一路追踪过去。

半截耳朵的那个鬼子逃在最前头，眼看就要游出沼泽地，钻进灌木丛了。说时迟，那时快，树王的一根粗壮的根须末梢“呼啦”一声从地壳底下拱了出来，险些把他裤裆刺个窟窿。他撒腿又跑，身后的根须好似生了一双眼睛，一下子蹿

起几丈高，巨蟒似的缠住了他的脖子。一圈又一圈，足足绕了十多圈，而且愈缠愈紧，一直到把他勒成血肉模糊的肉酱，才丢下他，又重新缩回到地下。

山毛榉林化为一片血海。

雷还在击，雨还在下，树王还在甩动着枝丫狂颤。沼泽地的泥浆被无情地抛向天空，再铺天盖地地撒下，整个天地在颠覆。

绝不仅是树王一株大树在发疯，它的愤慨在地下弥漫，洪水决堤般地向外泛滥，由一条根须传递给另一条根须，不久，它的子子孙孙，方圆几十里、几百里、几千里之外的山毛榉，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山毛榉都遥相呼应，汇集到这一疯狂的行列之中。天地间，山毛榉浩瀚的枝丫直指苍穹，夹着腥风、携着霹雳，又咆哮着鞭笞过地面。这一阵阵狂颤，不再停息，五十年后也仍然在继续进行。

树王它们太疯狂了，把她彻底忽略了。

她没有死掉。

而这时，她正握着那根带血的尖枝，拖着她死去的情人那冰凉的手，朝遥远的彼岸爬去……

第 一 章

饮料自动贩卖机那幽魂般惨淡的光晕中，闪烁着一对绿色的光点。

该不是狼的眼睛吧？刹那间，他浑身掠过一丝寒颤。

他下意识地强迫脸上的肌肉挤出一缕哪怕是虚假的笑容，借以掩饰刚才那一瞬间的窘态。他用一种镇静、从容不迫，甚至连自己都觉得极端陌生的声音告诫自己：这里是喧嚣的东京，又不是渺无人烟的东北荒漠！不过，他还是退缩几步，像只沙滩上惊魂不定、稍有脚步声传来就抱成一团隐藏到地穴里去的小蜥蜴，蛰伏到都市那虚无的黯淡之中。

身后，耸立着的是黑黢黢、毫无感情色彩的钢筋水泥的原始森林。它是都市的象征，它那狭隘、无所不在的阴影，每时每刻都像癌细胞一样吞噬着他的肌体；而他却无法躲避，也不想逃匿，又能逃到什么地方去呢？相反，在遭遇威胁的时候，他还会蜷缩在它的黑暗中去寻求一种庇护。

他用生物学上“共生”的概念来比喻自己同都市的这种